

旧时光

淋小盐

● 聊城 张明国

淋,过滤也。小盐,是相对于大盐来说的。淋盐好比酿酒,酿酒需要技术,淋盐颇为辛苦。

我的老家地处堂邑镇“放马场”以北五公里,南北方向万顷土地多是盐碱地,白茫茫,凄凉凉。地质勘探车经常光临,打眼取样,孩童拥在后面看,议论说:我们的地下肯定有油田或盐矿,不然为什么地泛碱呢?

家乡的房屋,从下往上都有湿润的暗色痕迹,时间越长,痕迹越明显,好像儿童尿湿的裤子,花花啦啦,底色很重,无奈又难看。既然水咸就应该有盐,老百姓就开始学着淋小盐。

选土。冬天的早晨,大地寂静辽阔,唯恐打扰麦苗冬眠。泛着白花的地可能是好土,大人啜在嘴里,品一下,用刮土板刮成一堆。孩子们跟在后面,把土装上车、运回家,一车一车,堆成一堆。

做“淋子”。大致三米多长,一米半宽,半米多高。下面挖个槽,槽上用木棍排列做横梁,铺上草席或竹席,墙壁四周及槽用红胶泥糊好(防水外漏),晾干。简单地说,就是在地面上垒了个窖池。

装“淋子”。把刮来的土装进“淋子”里,填一层,踩实踩匀,全方位无遗漏,填九分满,挑坑水或井水压在上面。每天早晚添水,水渗透,继续添,继续渗透,直至渗透到底,一般需要加水三天。

舀咸水。经过几天的渗透、浸润、过滤,水便从席缝里漏下,通过槽流出来。槽口外有半米深的坑。水淌满了,用瓢舀出来,集中在缸里。检验水的咸度有个好办法,把鸡蛋放进坑里,看鸡蛋如何表演,鸡蛋在水上跳舞,证明浮力大盐度高,若鸡蛋在水里洗澡,说明可以了。

晒盐。七月烈日炎炎,晒盐的季节到了。选僻静处,平整出方或圆、无遮掩的地,四周打起沿,铺上布,把咸水倒上,风吹日晒。蒸发的是水,结晶的是盐,剩下的是卤水。盐刮出来晒干、密封放在阴凉处,卤水收起来储存到缸里。

据说卤水有毒,喝了会致命。但“卤水点豆腐,一物降一物”,现在好多人还是愿意吃卤水豆腐。把卤水放在大锅里熬,文火煨到固体状,用铲子盛出来,放进模子里,冷却后坚硬如砖。父亲把两块卤水膏捆扎在自行车后架上,一大早出发,奔向济南市的仲宫、柳埠一带,那里的百姓做豆腐产品的多。一趟吆喝回来,能赚取五六元钱。虽然来回二百多公里路,但父亲乐此不疲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活到老学到老

● 聊城 潘政

有所悟

最近有机会去大学里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培训,看着校园里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学子,得到了自己这个年龄又重新回到课堂,正应了“活到老、学到老”这句老话,仿佛时光倒流,感触颇多。

培训课程设置的内容很广泛,这也给了教与学更加宽广的空间。其实,教师讲课就是

告诉学生如何以他的视角看待问题,以及学生可以从中汲取什么。年幼做学生时主要的任务是学习,成人的培训目的更多的是交流和沟通,所谓“教学相长”这四个字我觉得更适用于成人。通过个人努力,每天都在或多或少地改变着自己,虽然人与人不一样,但十天的培训让我认识了几个观察问题的角度,也让我的三观发生了细微的改变。

学生和老师的年龄都不小了,然而老师讲得卖力,学生听得认真。看着班里的同学——自己的同事,我想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,也想到了将来,班里的学生平均年龄40多岁,在这样的年龄段,我不知道通过个人努力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。人的优点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拥有,但也可能自然消失,古人说“老要张狂少要稳”等,正是从主观的角度来校正客观的得失。回顾整个培训过程,总体来说多数教师的讲课质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至少没有任何人在课堂上进入睡眠状态,这殊为

追梦者

春日午后,我收到刊有我短篇小说《安全锁扣》的《胶东文学》。

1998年,18岁的我去城里打工。在那里遇到了和我同龄的小武,我们一起在一个“三无”钢结构安装公司打工。每天我们都如初生牛犊一样,无知无畏。“嗷嗷”叫着抓着立柱的腹板爬上厂房房顶,焊接房檩,或者铺设彩钢瓦。那时,没有安全带,没有安全绳,也没有安全帽,就这样每天在十几米高空,如履平地。

我和小武都是有梦想的人,小武一直在自学英语,我喜欢把所有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我长长短短的诗歌。我们都喜欢泰戈尔和聂鲁达的诗歌。无数次,我们爬到还未封顶的楼层天台,大声朗诵诗歌,大口灌啤酒;半醉的我们跑到迪吧追女孩……

直到,小武从那个初冬的早晨跌落。

后来,我离开了那个安装队。可小武和那些诗歌成了我不敢面对、用一生也无法愈合的伤疤。

2020年春节,因疫情我在家待了半个多月。从以前的疲惫不堪,到仁饱儿一个倒儿,我是真闲着了。除了读书,总得做点啥吧。多年以后,那里还是鲜血淋漓,无法结疤。我决定把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写成一篇短篇小说。

我趴在窗前不停地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画画。

一星期后,短篇小说《安全锁扣》初稿完成。

复工了,我又开始了在摇摇晃晃的现实和摇摇晃晃的梦想之间奔波穿梭。

难得。李敖说,名人演讲“不可不听,不可再听”,老师里没有名人,但能做到让大家都听,就足以看出老师的实力了。

课堂教学和日常读书一样是灌输知识,学习知识是人们进步的必要途径,人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:知识的增加与经验的积累,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小时候在课堂上,学习的主要目的是掌握技能,是“学有所长、立身有道”,那么年龄大了,有“所长”了呢?就该想办法提高自身的影响力。古人云,“立德、立言、立行”,我们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,但也应该朝着这方面努力。我非常欣赏那些在各个领域具有创造能力的人,觉得哪怕在其擅长的领域有一点点常人所不及之处,也是上天的厚爱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我国很多机关单位及工厂里都有数不尽的“小发明、小创造、小革新”,那种向上的社会风气,是对知识执着追求的一种体现。

“人过三十不学艺”是从人的生理上讲的,非常正确,但这里的“不”应该是不适合的意思,并不是说不能或者不要。当然,有些技能要有童子功,越早越好,没有童子功成不了,但没有童子功也无需焦虑,没有童子功更应该学习,在这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,学习的目的应该是更好地提高生活质量,更好地丰富人生,学习应当成为我们的生活需要。

诸葛亮说:夫学须静也。年龄越大杂事越多,也越懒惰。人过了四十,即便读书,大多数也只是为了消遣和休息,还有几人能坐下来有目的地为了长知识而静心读书?读书应当成为一个聪明人的生活必须。打个比方,我们自身是一个可以充电放电的蓄电池,学习的过程就是充电的过程,实践的过程就像放电,放电的力量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充电的时间。多学习、多充电永远是提高生存智慧的不二选择。

摇摇晃晃的梦想

● 聊城 袁方华

早就习惯了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用手机写字,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写1000字左右。半个小时,来不及寻找灵感,需要立刻进入状态。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训练。平时利用一切机会做好构思,在落笔时,我已与我小说里的人物在我的脑海里进行了无数次对话。

因为太投入,闹了不少笑话,坐过站时有发生。甚至还有一次,我写得太忘我,忘记了一切,我不光坐过了站,还又跟着班车回到了发车地。

四十有五的我,感觉精力大不如从前。我的生活就像苦行僧一样:上班、下班、熬夜苦读,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时间,在摇摇晃晃的班车上进行写作。有很多人理解我,包括我爱人:上好你的班,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就行了,点灯熬油的费那劲干吗?

我一笑置之,从不肯去解释。

人活着,除了吃喝拉撒,除了生存之外,总得为点啥吧?

春风浩荡,我依然坐在班车上,摇摇晃晃的班车驶离摇摇晃晃的现实之晨,驶向我用文字构建的那个繁华世界,一路前行,从偶然抵达必然。